楚辭新集註

楚辭卷五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　曾孫來泰錄

汝州　宗婗　敬賢編

澠關　受業　楊鸞校

遠遊

遠遊寓言也、自沈汨羅、即是遠遊、遠遊之樂、即是自沈之樂、篇中時俗迫阨、鬱結誰語、愁悽增悲、高陽既遠、免衆患、軒轅不可攀、嘉炎德、寂寞無人、皆是自沈之恨、觀其全部、若身死之後、惟

恐有知恨無已者、何長生之足樂乎、兹兩寫水
遊、又極寫水遊之樂、明是寫自沈之樂、如以余
言爲不然、仙道已成、不以咸池承雲二女九韶、
極寫仙宮之樂何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
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
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
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迫、窘逼、阨、限、本作阸、塞、輕舉、輕身高舉、質、資性、焉、
何、託、憑依、乘、駕車、沈濁、昏暗、汙穢、不潔、鬱結、思慮

煩冤也、耿耿猶儆儆、不寐貌、營營猶曰熒熒、亦耿耿之意、勤勞苦也、言甚悲時俗廹阨、欲遠遊而無因、將何所憑駕而上浮乎、遭逢濁穢、無可告語、不忍長愁、無思慮營營、乃可長生、魂營營至曙、願遠遊而不能也、天地無窮、人生勞苦、只須臾耳、往者不及、來者不聞、鬱結誰語、惟有長生、可以脫此廹阨、此遠遊篇之所以作也、言外見世之惠廹而未盡吉、從逆而未盡凶者、吾須臾而死、抱恨無涯、如得長生、庶目睹來者之究竟何如、亦無根也、嗚呼遠矣、

右一段、所以遠遊之故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

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

遠思、思遠遊無因、云懷、懷登仙之道、怊悵、惝怳驚貌、荒忽無依據、流蕩無定、悽痛也、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清塵猶言清風、則法、延長也、傅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蒼龍之體、心尾箕之星、所謂天辰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音義云、今尾上有傅說星是也、羨、慕也、列仙傳、齊人韓終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

汭、滕孩美也、形浸遠、謂上文與之去之義、言遠去增悲、不得遠遊之門、示遊獨留、將去形變、何益之有、惟當内省以端所操、求正氣、此長存之門也、虛靜則不忍矯、則不悲、無為則神不遠忽、形不枯槁、此即赤松之清塵、故聞風願承遺則於德而登仙、其可貴可羨者、世與人身與化去、而聲名日延、非慮闕之[illegible]、及生、聲聞之得一者可奇者、形漸遠而離人羣、遂能遠逝、此既也、[illegible]操、求正氣、究是聖賢學問、以此學仙、有何難哉、[illegible]人有聲名、可見忠臣孝子義士、聲聞、即是壽世之意右二段、求正氣而得其門、古歷有其人、遠舉登遐聞也、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

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聊仿佯而逍遥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髣髴依稀、氣昏濁之氣、寂寞、邪遏、與尤同。德言莫啟若而絕尤、謂衆患時俗與所一切事也。經靈日、曄閃光貌、言行之速、淪沉、零落也、言求正氣者気能變化、則形能高舉、忽若鬼神、明明往來天地間而依稀見之、不可攝覩、超然出善而絕尤、永久不返故都、時俗與所不能加害、我之所如遊矣。能知其樂如此、但天時遲速、恐一身將老、所學無成、然高陽以遠、致君二帝之志、無可法程、若不學無更無可書。

右三叚正氣變化、仙成免患、雖慮無成、而高陽巳遠、非學仙不可也、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根、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列仙傳曰、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麤物不精、修煉已久、神明日清、麤穢日除、自已有可受教之地也、南風曰凱風、南巢舊說以爲南方鳳鳥之巢、非湯放桀之居巢也、宿與肅通、審宛問曰者王子之言、受心受傳言傳、小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在也、滑亂而汝一專孔甚也、言春秋既不可淹、故居既不可留、軒轅既不可攀也、惟有從王喬娛戲而已、遠遊之志已決、於是順風南遊南巢一息乃見王子審問道要、王子曰、道可心授不可言傳、無內無外、其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彼將自臻自然壹氣之甚神者、中夜自存、虛以待之、一念勿樂、無爲之先、自然之境也、庶類自成、萬化自出、此和德之門也、朱晦翁云、蓋廣成子之告黃亦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王子之言止此、

右四段先修受教之地後得受道之門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目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脫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無敵也、仍因就、羽人飛仙、丹邱晝夜常明之處、不死之鄉、仙靈之所在、湯谷見天問、九陽舊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日入為飛泉、琬琰玉名、頩美貌、一曰斂容貌、脫澤、醇厚粹不雜、質銷鑠、所謂形解變化也、汋約柔弱貌、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焉、汋約若處子、要眇深遠貌、淫縱也、言閱王子至貴之言、忽遠遊而行、因飛仙、留仙靈之宅、湯谷

九陽朝濯夕晞飛泉琬琰吸液懷英容色潤澤
精神專一形解變化遂微妙而無所不之也
右五段聞王子之至道朝夕修鍊形神俱妙將無
所不之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
野寂寞其無人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

載猶加營猶熒熒熒鬼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霞
與遐通謂遠也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鬼常
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鬼
不死遂能登仙遠去有托乘而上征也
」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以此時昇仙而去也
言外見如此嘉處竟無人可語舍之而仙也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

排推望予、須我之來、與騶經倚閭闔而望予者意不同、豐隆雲師、大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者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旬始星名、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太儀、天帝之庭也、於微閭、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遊大儀天帝之居、從此而臨北方、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怡、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行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

洛水焱服衡下夾轅兩馬驂衡外挽靷兩馬連蜷句蹄驕驁馬行縱恣膠葛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斑駮文漫漫行無極貌句芒木神月令東方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此從北方而過東方也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淩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

太皓即太皞始結罔罟以佃以漁制立庖廚天下號之爲庖犧氏飛廉已見騷經徑直也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左傳曰金正曰蓐收此從東方右轉而過西方也

擥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

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

彗星形如篲埽、旍即旌字、斗柄北斗之柄、所爲杓也、麾旗屬、叛緣隸分散之貌、曖曃昧暗、曭日不明、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奔屬、奔走相從也、厲憑凌之意、從西方且遊流波、未遊北方、先召其神相從、蓋將遊也

右六段自南州上征而至天宮至東至西乃遊流波而稍息也、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内欣欣而自美兮、

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

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恣睢放肆、担橋軒舉、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邊旁、謂兩驂、直馳直過而不留、往者、去南疑而遊方外之流波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言求仙之意、不欲忘歸、受道得仙、遊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怨望楚國、思念故舊、太息流涕、乃抑志遠舉、直過炎帝而去、又遊南疑而遊方外之流波也、

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還衡兮、

騰告鸞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

沛流貌溷瀁水盛貌方道易恒卦君子以立不易方註方猶道也流波之逝在王子所受之道外則意中之汨羅也戒諭告還衡回車也周禮有大咸堯樂又樂記云咸池備矣註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池施言德無不施也呂氏春秋云承雲顓頊樂無終極無已時也二女娥皇女英御

侍也、九韶已見騷經、湘靈湘水之神、海若海神號
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水仙、莊子亦云馮夷得之以
游大川、又曰河伯也、象國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
也、蟉虯盤曲貌、便娟輕麗貌、撓纓、袞擧也、博衍寬
平之意焉、何也、以上皆言水中之樂也、逴遠、絶垠
天之邊際、寒門北極之門、軼從後出前、迅疾也、北
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增積
之氷、言將遊南疑、忽覽道外涸滄之流波、乃戒祝
融還車不遊、遂自南疑而遊方外之流波、迎虙妃
奏雅樂、湘靈之琴、馮夷之舞、水中諸物、無不效順
合奏之久、其樂如此、更欲何逝以維
裯乎、流波之遊既遂、乃至北方也、
右七段、直過九疑極水遊之樂、然後至北方而即
還也、
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

爲予先乎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間維孝經緯曰、天有六間、北有四維黔嬴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反顧者、末遊北方、同視而遠也六漠謂六合、列缺天隙電照也、列子云、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崢嶸深遠貌寥廓廣遠、惝怳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方歷北方之徒徑忽乘間維返顧乃召造化之神、先道平路、上下四方、無見無聞至超無爲、與太初爲鄰、真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視人世、甕盎之間、千百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

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三閭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

右八段、仙道已成也、文是仙道已成之樂、意是汨羅自沈之樂也、求仙而云悲時俗之迫阨、則意不在仙可知、其曰聲名曰延、是仙人惟有聲名而已、然則忠臣孝子、烈婦貞士、即仙人矣、故兩遊流波、極寫遊流波之樂、異日畢志汨羅、至今與日月爭光、其與往古所傳之白日飛升者、果何如哉、

楚辭屢用東西南北、文皆不同、此篇寫從帝居臨北方、邦不遊而去、至東至西、而遊流波、又過南方

而去、極寫水遊之樂、末寫北遊、四句而已、作法之變化如此、

楚辭卷六

汝州　宗姪　敂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韓城　受業　薛澍校

九辯

此篇應在末卷仍錄於此存古也

太史公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詞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子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今讀玉所作九辯閔其師忠而見放然三閭煥若神明矣此亦清則寒潭千尺峻則天外三峰

九辯之後、豈復有九辯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悲哉一讀、秋之爲氣至變衰一讀、言秋者一歲之陰氣、草木零落、百物凋悴、忠臣志士、遭讒放逐者、感事興懷、尤切悲歎也、蕭瑟寒涼之意、憭慄猶悽愴也、若在遠行羈旅之中、而登高望遠、臨流歎逝以送將歸之人、因離別之懷、動家鄉之念、可悲之甚也、若在者、非真在也、言秋之悽愴如此之可悲也、二字直貫下句、

一段秋氣可悲如此、

泬寥兮天高而氣清、當作漻

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

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

澄字書水靜而清謝靈運詩秋水共澄鮮斷未有連句重韻理

泬寥曠蕩空虛也或曰蕭條無雲貌清無垢穢寂無人聲寥空虛收潦水清川入夏濁至秋而清憯悽悲痛貌欷泣歎貌薄寒秋氣微寒中傷也如中酒之中愴怳懭悢皆失意貌去故就新別離也坎廩不平廓落空寂惆悵悲哀也天水澄清而憯悽增欷者乃薄寒之中人也別離失職羈旅獨處而惆悵自憐其悲何如

二段言秋氣悲人如此天高二句秋也中人以下悲也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兮、
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
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翩翩飛貌、廱廱雁鳴、雁陰起則南、陽起則北、避寒燠也、鵾雞似鶴、黄白色、啁哳聲繁細貌、申致、猶至旦也、亹亹進貌、過中謂漸衰暮、蹇語詞、燕既辭歸蟬亦無聲、鴻雁南遊、鵾雞悲鳴、物之悲秋如此、吾於時獨申旦不寐、聞蟋蟀而生哀者、當衰暮而無成也、

三段、物情之悲秋如此、而我之悲秋更深也、

右一

首句以悲秋起、下分應之、一段合寫、二段分寫、

三段又合寫、然通章皆題前虛寫也、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遥兮今焉薄、

廓空、有美一人謂三閭、繹解、來遠客、放江南、薄止也、

一段悲其師之見放也、

專思君兮不可化、訛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

此君字、指楚王而言、食事食與事也、朅去也、思君之專、至不可化、蓄積而至忘食事、願一見申意而

君心乖離故車駕復歸
者因隔絶而傷悲也

二段美人思君而不得見也

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絶兮不得
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軨車軾下縱横木軾所憑以為敬者怦怦心急貌
太息涕下慷慨之極終不得見中懷迷亂其怦怦
者諒直之心私自憐惜
氣有窮時也亦是倒句

三段美人悲痛無已也宋玉追述其師思君之心
也

古二

此章首節即出三閭緊接上章言放逐之後不得再見心存諒直無已時也單寫悲字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廩秋秋氣廩然而寒也奄奄忽也遽也離披分散貌梧桐楸梓皆早凋襲入藹繁茂余宋玉為三閭之自余也凡言余及我者皆放此萎草木枯約窮梧楸喻三閭之放去白日二句喻將死也四時平分而秋獨堪悲者百草萎露梧楸離披物之悲也去白日而入長夜離芳藹而即萎約人之悲也一段遭時堪悲也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平聲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

戒白露喻遠遷嚴霜喻見放中重也恢台廣大貌欿陷傺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而沈藏也菸邑傷壞煩挐擾亂淫溢積漸罷毀也乏也萎枯死萷木枝梢也櫹槮樹長貌瘀血敗惟思紛糅衆雜擥持騑驂馬下節按節遒迫盡將長也承上指秋而言白露嚴霜秋殺冬藏枝葉顏色萎黃銷鑠

惟其紛揉如此、是將死矣使死而有益、失時有當矣、今死而無益、失時而無當矣、偷巳之死而無益於國也、故逍遙相佯、可以不死、忽念歲忽遒盡、恐余生亦有限也、

二段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也、

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俇攘狂遽貌、澹容與徐步、倚立、盪搖動貌、方猶端卬望也、余生不辰、所憂多方、一死不足以盡之、生不逢時、獨倚西堂、聽蟋蟀之鳴而憂心多方、是以卬月步星、永夜不寐也、

三段自悼生不逢時憂心不寐秋夜獨倚也、

右三

首段以四時起秋次段以木之搖落感巳之歲月暗含秋字三段以秋夜從倚明點秋字結通章合寫悲秋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

曾重敷布旖旎盛貌都大房北堂詩所謂背萱古人植花草之處也初不料蕙之無實飄揚乃竟至於此者本以君獨服其蕙而竟不然也

一段、歎君恩之不終也、

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

奇思謂忠信、通感通、借忠信不能感君也、有明有以自明、重深念生離還放、願一見自明再放逐而無怨也、倒句、三閔多此法、一曰無怨無罪也、言無罪而再放逐也、亦通、

二段、自歎其不能感通君心也、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書云鬱陶乎予心、天子有九門、謂閫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猛犬爭吠聲、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露、故仰望而長歎、淫溢踰濫恩言、非不思君、而九重深遠、猛犬吠而閫梁閉、不得至也、然秋霖淫溢、何時得乾、天恩之濫如此、而我獨不蒙其澤、故仰浮雲而長歎也、三段君臣隔絕也、

右四

蕙華飄揚、比中暗含秋字、中間單寫悲字、末段方明點秋字結、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音措）、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

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

昔飆改錯而曰工巧者反詞執轡者非善御之人騏驥今有而王良今無也唼喋鳧鴈食貌粱米名藻水草言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翔高舉言賢者遯世竄山谷也

一段有賢而不能用也

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銜枚所以止言者枚狀如箸橫銜之兩頭有繣結於項後渥厚洽澤也太公事見前篇今日難入昔

日渥洽、安知他日不匹合乎、但恐已無太公之壽、不能待他日之匹合也。

二段恐余壽弗將、難冀其復用也、

謂。騏驥兮安歸、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

安歸安棲、即上文遠去、高舉之意、相者謂相馬者、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即舉肥之意、古俗已衰、故騏將安歸、而鳳將安棲、相者舉肥、故騏伏而鳳飛、夫鳥獸猶知懷德、何獨言賢士之不處乎、

三段、古有德則與物可懷、無德則同類莫致、賢士

豈不及鳥獸乎、

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弃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馬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服駕車、絕繼謂絕其端緒、伏匿高飛、驥不求服、鳳不妄食、言既放賢士而欲求忠臣、安可得乎、如是則當伏匿高飛矣、而我之所以不絕端者、不敢忘初之厚德也、故至於悲愁而無極耳、

四段終不敢忘初德而遠去也、

右五

此章雖單寫悲字、而中間太公九十、却承三章

余壽弗將來、亦是暗承秋意也、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

晉語、二帝用師以相濟也、註濟當讀爲擠、字書、滅也、泊止、莽莽草盛、將至謂將死、與壄草同也、霜露下而霰雪加、喻衰亂之愈甚也、尚幸不至滅絕、而今乃知遭命之將至、猶願幸而有待、而恐卒不能免、與草莽同盡也、

一段言楚之衰亂已極、已不能獨生也、

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

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回當作同

厭按皆抑止之意言欲速則不達欲緩則無門故自抑而止也學誦九章有惜誦誦言也當謂學其言也褊急也狹也從容宛轉委曲之意申包胥楚大夫伍子胥得罪於楚將適吳見申包胥謂曰我以亡郢申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子胥奔吳為吳王闔閭臣興兵伐楚破郢昭王出奔於是申包胥乃之秦請救兵鶴立於秦庭啼呼悲泣七日七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於口秦伯哀之為發兵救楚昭王復國言願不待价紹而遊君之所則路已壅絕無由而通欲循正道平行又不知何所從入故迷惑自抑止而但學其誦言著書明志也然性甚愚淺信未通達從容之道雖能為包胥之事

但恐時世不同耳、

二段言楚亡而已不能如古人之能存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造、獨耿介而不隨兮、

願慕先聖之遺教、處上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洛

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告

時俗工巧、反言是意也、文最明、

三段不能隨時俗而慕先聖之守高也、

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

兮、願託志乎素餐孫、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

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飧湌餐三字同

媮即偷也、詩人言不素餐兮、見伐檀篇、素空、餐食、謂無功德而空食其祿也、充倨記作克訓、注謂喜失節貌、御止、陽春喻治世、反應悲秋也、言衣食固欲其温飽、但不可以非義而苟媮以得之耳、故寧不素餐、無衣裘而饑凍以死、而不得再見陽春也、

四段言困阨而死、不能再見陽春、知楚之必亡、不能復興也、

右六

此章起句明點秋字、中二段單寫悲字、末段又以冬春夾寫秋字、含而不露、無法不備、

靚杪秋之遥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

靚與靜同杪末繚綴繞悷悲結逴遠遞更易陰陽即春秋儷偶也不可偶而與之偕言已不能與四時并去也

一段遥夜自哀四時易逝而已不易逝也

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毁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

晼晚、景昳、入落、銷鑠、滅毀、謂缺也、弛弛、搖動、與望也、日月遒盡、心之所以時搖時悅者、竊有冀也、今已無冀、故悽愴而增欷也、

二段、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而心無可冀、爲可哀也、

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嵺廓、空也、無可共處之人也、亹亹、不倦意、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覬幸、希望也、言老無可處之人、而覬事之有進、故躊躇不已也、

三段、總結上二段之日月易遒、痛楚國更無一人也、

右七

一段合寫悲秋、二段先寫秋、後寫悲、三段合寫悲秋結、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廱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露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

猋速疾貌、露雲覆日、曀陰風、料量、黕點垢汙沾辱也、昭昭之忠、露曀莫達、猶浮雲之蔽月、盡忠而被君之汙辱、猶浮雲之蒙日也、

一段、上、下俱爲浮雲蒙蔽、而忠臣所以不用也、

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瞭明、險巇危險、黯黮雲黑、黯黮日月、使有瑕也、膠加戾也、言聖如堯舜、尚被惡名、何況於我、天下且然、何況一國哉

二段承上段而言、上下之蒙蔽、不足怪也、

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

兮愁田野而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

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

荷芙蕖裯祇裯晏晏盛貌帶佩借爲用意潢洋浩蕩不着人也驕美自矜其美伐武自誇其武負恃左右侍臣耿介亦剛勇之意慍惀怨恚也踥蹀行貌農夫輟耕而容與言不恤國政而嬉遊也綿綿不絕多私狗已意任女謁聽讒言之類雷同雷聲相似自同無異也以荷爲裯有美名而無實用人君矜能自用恃左右之剛勇悟忠直慍惀之修美而矜夫人虛假之慷慨猶言惡若口直諫之良藥而好諂媚也於是讒諂日進忠臣愈疎不恤國政譬農夫之輟耕因野蕪穢而又緜緜多私吾竊悼後此系敗之無救而世方雷同是以毀譽不核而聰明廱蔽國事膠加也

三段小人之假忠信人君之自矜不察也

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
羌儵忽而難當、卒壓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修飾窺鏡謂修德行政、而聽人言、考往事、以自鑑也、尚可竄藏、言尚可以潛伏而不至於滅亡也、寄言欲附此言以諫其君、而流星去速、既不可値、則卒爲壓蔽而不可解矣、

四段欲諫而不可得也、

右八

一段、比賦相間、各以四句、二段八句中、以比間二句、三段比起二句、賦六句、比二句、賦四句末段皆賦、錯綜變化之甚、亦是單寫悲字、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桀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

舉任用稷契禹益高枕安臥而國治怵惕畏懼強策喻威刑瀏瀏如水之流重介兩重甲也言所任得人無怨於天下則不假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則雖有城郭甲兵不足恃矣

一段言治國在任賢不在甲兵城郭也

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要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虎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

邅行不進。約窮約約。生天地。謂人生天地之間。若過言如行所經歷。不久留也。古詩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是也。恂愁愚也。言邅邅愁約時。百年旦暮。已不能立功。而尚欲布名天下。徒愚昧自苦耳。

二段。立功之志不由也。

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鄣之。

音錄　忠鄣通韻

此兩句一韻也

功名且無論。洋洋無極。尚不知稅駕何方。本國之人尚不能用。豈能求之他國哉。二句收上。二句起

下、甯戚見前篇、著意猶言著乎心、言存於心而不釋也、桓公惟心常在於求賢、故聞甯戚之歌而知其非常人也、

忳忳專一貌、

三段、不能求之他國、而本國之人、已被妬鄣也、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飡精氣之摶摶兮、鶩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

恙

既爲讒妬所鄣故願乞身而去也精氣謂日月精
與圖冋湛湛厚集貌習習飛動貌豐豐言多也茇
茇飛揚之貌躍躍行貌闐闐鼓聲貌衙衙亦行貌輕
軿車之輕而有窗者招蒐注云軒輬皆輕車名鏘
鏘從從從皆鸞聲委蛇盤紆容容布列前後也轙軿
車前衣車後者以上極寫放志雲中之適也推援
也按詩大雅旱既太甚則不可推蹴推是遠離之
辭減潛匿之意說文恙憂也一日虫入腹食人心
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願乞身而去
載日月驂虹霓逐諸神周羣靈朱雀蒼龍雷師飛
廉左右奔走放志雲遊其適如此遂遠離潛滅但
我專一於君心不可化若以皇天之靈得及吾君
無恙之時而復還
焉暴吾之深願也

四段願乞身遠去而終不忘君也言外欲早死於

楚君無恙之先也、

右九

此章首言前聖之可法次言已志之不申、次願己身以遠去、而終不忘顧天以正其君也、

按禮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字書云微辯諷諭也、辯與辨同、九篇中悲秋二字、或分合長短、比賦兼陳、而藕斷絲聯、深得諷諭之旨亦可謂善述其志者矣、

楚辭卷六

卜居

受業武進　劉綸校

三閭忠而見放、彭咸自矢不疑何卜哉、然黙黙而已其誰知乎、其誰語乎、其鬼神乎、此卜居之所以作乎、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右一段求卜之故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悃、
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
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
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貞乎、
將哫訾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
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
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
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
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蹵王策著莖正之將以筮也龜龜底殼拙之將以卜也四字見曲禮悃款誠實傾盡之貌朴質勞來來者勞之也鋤去穢助苗也游循謁大人獨貴人哫訾以言求媚粟從米說隨其從木者謹飭也非是斯辭也喔咿儒兒强語笑貌婦人益謂鄭袖突梯滑澾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絜謂韋束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絜之是以突樑消稽而無所止也駒馬之未壯者鳧野鴨亢舉軶車轅前衡黃鵠大鳥一舉十里鶩鴨也八將字八寧字只是耶正二字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也

右二段求卜正文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

貞

蟬翼言輕薄、黃鐘謂鐘之律中黃鐘者、器極大而聲最閎、瓦釜縣弃之物、雷鳴反擊之作聲如雷鳴也、張自侈大、左傳曰、隨張必弃小國、七句寫時俗如此、吁嗟自嘆遭時不偶也、若默然不言則世有何人知我乎、此句作卜居篇之本懷也、

右三段、遭時不偶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釋捨、對辭、尺長於寸、然爲尺而不足、則有短者矣、寸短於尺、然爲寸而有餘、則有長者矣、物有所不

也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之類、智有所不明堯舜知不偏物孔子不如農圃之類、數有所不逮如言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既是動物不無贏縮之類是也、神有所不通、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伯夷餓死首陽、盜跖壽終牖下之類是也

右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此篇四段、一段求卜之故、二段應心煩意亂三段應竭知盡忠二句、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知字起知字、應知字結章法井然、

漁父

受業句容　程泗校

漁父、見舉世無可語之人也、寧赴湘流、聲情俱痛、志決矣、我與我周旋、久聊語我耳、太史公次懷沙於此篇之後、有以夫、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右一段敘既放之由、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

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餔食、歠飲、糟醨皆酒滓也、以水𣾰糟曰醨、醨薄酒也、言何不隨時浮沉、而自取其放也、

右二段、設爲問詞、以起下文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知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右三段、志不受汚、寧死不回也、一篇正意、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
言、

莞爾笑貌、鼓枻、扣船舷也、滄浪之水、即漢水之下流、見禹貢、纓冠系也、不復與三閭言、與前舉世寧相應、結不能與世推移也、

右四段、見舉世無可言者也、通篇之意、言我非不
知與世推移、可以苟生、但志不受汚、寧葬江魚腹
中耳、

通篇四段、前兩段兩何故字、兩皆字、兩獨字、兩何
不字、作呼應、後兩段、兩必字、兩安能字、兩去字作

呼應章法井然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後遂無完人三閭若豫知後世之鄙夫迂儒必有過論者嗟乎漢唐後論人嚴於仲尼吾不知其自覗居何等也

楚辭卷七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録

汝州　宗姪　敬賢編

江西　受業管之寀校

招魂

招魂者三閭之所作也、魂魄離散、自招於生前也、太史公傳賛讀招魂、悲其志、此篇首帝曰我欲輔之、助成其志也、篇中欲召還而興楚國、自喻其志也、若乃痛頃襄忘不共戴天之仇、雖寫

篇末又隱躍言外有懷莫展生何如死究未明出志字幽愁隱痛水霧烟霏嗚呼子長可謂善讀矣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海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容

朕我幼少自幼清廉不汚言其性然也服行沬與昧同牽引蕪穢不清潔盛德即上廉潔義上君考

窮無所考蔽於讒佞也離遭殃禍愁苦遷放帝天
帝女曰巫陽其名也人謂三閭掌夢上帝者爲上
帝掌生死者謝凋落諱死也與莊子孔子其謝之
之義同言我自少清廉不污行義不沫雖主此盛
德而爲世俗牽引蒙以蕪穢之名上無所考遂長
遭殃禍而愁苦至於魂魄離散上帝憫之乃告巫
陽曰有賢人在下我欲輔助之使得行其素志然
其魂魄離散身將顛沛汝其筮問所在求而與之
使反其身也巫陽對曰死而招魂掌夢者之事今
其人未死而生招焉則帝命不可從也如必使筮
其所在而生招以與之則恐其既死
之後且將不得復用巫陽之技矣

一段自明其爲生招也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
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些娑去聲

恒常。幹體。些說文云語詞。乃楚人舊俗。舍置。祥善也。總提四方。下歷詆其不善而盛稱楚國之樂也。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隻些。

託寄。八尺曰仞。索求。鑠銷。彼謂其處居人。釋解。習服也。東方不可居。文自明。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喜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雕畫。題額。雕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南方人常食蠃蚌。得人之肉。則用以祭神。復以其骨爲醬而食

之、今湖南北有殺人祭鬼者、即其遺俗、蝮大虺、皆赤蛇、九首一身九頭、儵忽疾急貌、說已見天問、淫淹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螘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

流沙已見騷經、爢碎、曠宇無人之土、螘蚍蜉、壺乾瓠、藂叢生、菅茅屬高者至丈餘、可以食牛、倚依也、西方之土、廣大遼遠、無所臻極、雖欲彷彿求所依止、不可得也、自遺賊、自予賊害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

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飛雪千里無地可居也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虎豹守之下人有欲上者則齧殺之也又有丈夫一身九頭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數也從豎侁侁衆貌投適瞑合也死而不安則已不合言投人已訖致其所受之命於天帝

然後乃得今目而安也、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后土之侯伯、約屈、觺觺利角貌、其身九屈、有角觺害人也、敦厚、脄背、拇手大指、駓駓走貌、參三、甘美、言此物食人以爲甘美也、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修門郢城門、已見九章、工巧、男巫曰祝、背倍也、倍行以鄉魂先行以導之也、篝落、又曰籠也、可熏衣

縷綫、綿纆、絡縛也、秦齊鄭、搖其國工善為此、招具即謂此上三物、禮所謂上服、該亦備也、嘯呼即所謂皋也、

二段、言上下四方、皆不如故居也。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

天地二句、總收上文、賊害、姦惡、即上所言虎豹等也、像蓋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也、丙句結上起下、邃深、檻楯、從曰檻、橫曰楯、軒樓版、層累皆重也、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又曰凡屋無

室曰榭、臨高山、言其高出於山上、下臨其山也、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目、使如羅網之狀、即漢所謂罘罳、而程泰之以爲今之亮隔是也、朱綴者、以朱丹飾其交綴之處、使其所刻之方相連屬也、突深、隱暗處、爾雅東南隅謂之突、厦大屋、謂溫宊也、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流源爲川、注谿爲谷、徑過復反也、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往過園庭、回通反覆、其流急疾、又潔淨也、光風謂雨止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轉搖、汜猶汎汎、搖動貌、崇高也、西南隅謂之奧、朱塵、朱塗承塵、筵竹席、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言風自蘭蕙之間、經由堂中、以入於奧與塵筵之間也、以故居之堂宇高邃華煥招之也、

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砥礪石、穀梁云、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紅
云、以細石磨之、翹鳥尾長毛、挂縣、曲瓊玉鉤、翡赤
羽雀、翠青羽雀、翡翠席、阿曲隅、拂薄、以翡席替壁
之曲也、幬禪帳、纂組綬類、纂似組、而赤、綺文縛、縞
細繒、言幬帳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爲
飾也、以故居之砥室珠翠、錦綺之樂、招之也、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

余玉爲珍、詭異爲怪、二句收上文言室中既有珍
怪、又有美人也、蘭膏以蘭香煉膏、華容謂美人、二

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厭遞更也、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九侯淑女、設言商九侯之女、入之紂而不喜淫者也、迅衆奔走疾速者衆也、鬋鬢制法也、盛飾理鬢、其制不同、皆來實充後宮也、態恣比說弥猶竟也、自始來至代去、柔順如一、弱顏固持貌柔弱而立堅定也、謇語辭、欲啓口而若難、甫領音旨而有意味也、姱好貌、修長組竟、洞深也、曼長而媚細之貌、睩目眯謹也、騰發靡致、膩滑、遺視切視深脉也、方言䁘瞳之子、謂之聯、注云、聯遞也、離婁云長幕大帳、間開暇也、以故居之美色衆多溫柔承奉招之也、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輬既

低步騎羅些、蘭薄户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翡翠已見上、紅赤白色、沙丹沙、楠椽也、春秋刻桷宮桷、此益刻爲龍蛇而彩畫之、屏風水葵、即荇菜生水中、葉紫色、文緑波、葵之文采、風起水動即緑波而生、陂陁長陛、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從遊陂陁之中、軒幽輬藩車、鯨卧車、皆輕車也、低佪、此指車之方、低而未昂、方輕而未軒時也、徒行爲歩、乘馬爲騎、羅列、官屬從衛者、羅列而待發也、草木叢生曰薄、瓊木嘉木之美名、蘭薄當户而種、又以嘉木爲籬落、何遠爲言何以遠去爲哉、以故居池塘遊賞之樂、中堂結構之美、招之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黄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乾、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閉些、

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室家宗族宗尊也言君既歸來則室家之衆皆來宗尊當爲設食其方法多端也稻今秔稉二米粢稷亦名穄穱擇也穱麥稻處種麥而擇取其先熟者挐糅黃粱香美適於諸粱此數種之米相雜爲飯大苦豉鹹鹽酸酢辛謂椒薑甘謂飴蜜腱筋頭臑若熟爛也或曰若謂杜若用以煮肉去腥而香若苦之若則訓及也吳羹吳人工作羹胹煮羔羊子炮合毛裹物而燒也柘藷蔗取諸蔗之汁爲漿飲也鵠鴻鵠酸以酢漿烹之爲羹臇臛少汁鳧野鴨鴻鴻雁鶬鶬鶴露雞露棲之雞有菜曰羹無菜

日臛蠵、大龜之屬、臑列、爽敗、楚人名羹敗曰爽、粔敉環餅、吳謂之膏環、亦謂之寒具、以蜜和米麪煎熬作之、餌擣黍為之、方言謂之餻、餦餭餳、以糵熬米為之、亦謂之餄、此則其乾者、瓊漿漿色加玉者羼見禮經、通作斝、以疏布蓋尊也、勺把酒器、實滿羽觴飲酒之器、為生爵形似有頭尾羽翼也、言舉幂用勺酌酒而實爵也、挫捉、凍冰、酎醇酒、盛夏則為覆蔽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的酒斗也、言君魂歸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以故居之宗族子孫敬禮飲食異味招之也、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

谷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

肴骨體又葅也致滋味爲羹按猶一也荷當作阿涉江采菱揚阿皆楚歌名酡飲而赭色若而娭戲眇眺曾重文謂綺繡細也不奇奇也鄭舞鄭國之舞衽衣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竿也撫案下者以手舞案其節而徐行也狂猶猛也損急擊如桉擲之勢者也或曰損當是搷之誤激楚歌舞之名即漢祖所謂楚歌楚舞也此言狂會損鼓震驚激楚即大合衆樂而爲高張急節之奏也吳蔡國名歈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以故居美人歌舞之妙鍾鼓之樂招之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棊有六

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簴、揳梓瑟些、

組綬、纓冠系、妖玩妖好可玩之物、結頭髻、激楚之結、盜歌舞此曲者之飾、秀先秀異而先進於衆也、菎竹名、蔽字從竹、簙箸、博雅云、投六箸行六棊、故謂六簙、言晏樂既畢、乃設六簙、以菎蔽作箸象牙爲棊、曹偶、遒亦迫、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得搖行也、倍勝爲牟、五白簙齒、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制犀比、謂晉國工作簙棊著比集犀角以爲雕飾、費耗、費白日、言博者爭勝就箸不已、耗損光陰也、鏗撞、搖動、簴懸鐘格、揳擽也、以故居之玩好、博戲扣之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不廢、摝言不已、沈沈湎、鏒鋋、徐鋌曰、錞十罝燭、故謂之鐙、華謂其刻飾華好、錯置、撰述、假大也、謂結述其深至之情思、爲詞以相樂、如蘭芳之甚大也、賦者不歌而誦其所撰之詞、葢人各傾倒盡極而同心陳之也、先故舊事、陳嬰母曰、汝家先故未曾貴、是也、以故居同心至思、娛樂無已、招之也、

三段招魂正文、巫陽之詞止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鶩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

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皐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亂曰以下三閭自敘獻歲言歲始來進也汨去貌菉蘋白芷並見上貫穿過廬江長薄皆地名左者行出其右倚依沼池畦猶區瀛池中楚人名池澤中日瀛依巳成之沼而復爲瀛也遂望博平春日南征道路遥望所見楚王夜獵也純黑爲驪結連四馬爲駟懸火懸燈玄天顔容也言夜獵懸燈林中其火延及燒於野澤上蒸玄天使天赤色也步及驟處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誘蕐爲前導而馳騁以先誘獸衆若儀禮射儀之有誘射也若順正馳者使頭遥獵事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在也夢澤在楚有雲夢澤方八九百里跨江兩遥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

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憚懼、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言王親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朱明日、承續淹久、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臯澤、被覆徑路、漸没、春深則草盛水生而路没也、言日夜相承、時不可止、忽已春暮、楓木名、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厚葉弱枝善搖、至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目極千里、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江南之地、可哀如此、不宜久留也、江上極目、惟有傷心、日月不淹、忽已春暮、所見者惟有江水青楓、魂歸江南、亦止有哀傷而已、

四設言頃襄忘不共戴天之仇、而猶夜獵荒遊、此三閭之所以目極而傷春心也、

此篇入修門反故居、喻楚王召還大用也、豹飾之侍步騎之羅、喻官屬侍衛以入朝也、室家遂宗、敬

而無妨、同姓之、鄭君臣共樂也、女樂鐘鼓、諭賞與
復楚國之功也、此帝曰我欲輔之意也、王叔師爲
宋玉所作、但看起結之神妙、與騷經筆墨無異、九
辯具在、泮然氷釋矣、

楚辭卷八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㭍錄

汝州　宗姪　放賢編

曲沃　受業裴𠃌文校

大招

大招、三閭痛懷王之文也、不曰祭者、非體也、篇首無逃二字、已明點逃秦事實、後段用賢退不肖、立三公九卿、尚三王、豈人臣事哉、有如此之賢而客死於秦、良可痛也、文甚平淡、意甚深微、

愈平之愈深微、讀者愈難解、而議論愈紛紛矣、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

青東方春位、其色青、謝去、言玄冬謝去而青春受之也、白日昭者、冬寒則日無光輝、故春氣和暖而後白日昭明也、只語已詞、遽猶競也、言春氣奮發而萬物忽遽競起而生出也、冥幽暗、凌冰凍、浹周洽也、言青帝用事、白日光明、萬物乘其春氣之發皆欲滋茂、而幽暗冰凍之地、無不周浹而流行、魂於此時甚無感動而逃亡也、按懷王亡走趙而被追再入秦而病死、無逃二字、來歷甚明、

一段、春氣發生及時而招、祝其無遠去而歸來也、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北。叶西。古樂府魚戲蓮葉北。亦北叶法。揔提四方。下分應之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溺沒也。浟浟水流貌。悠悠螭龍行貌。皓膠冰凍貌。皓然正白凹錯膠戾也。湯谷日之所出其地無人視聽寂然。無所見聞也。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

蜒長貌。說文曰。蜮似鼈三足。陸機曰。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之。或謂含沙射影孫思邈云。亦名射工。其蟲無目而利耳。能聽聞人聲。便以口中毒射人。王虺大蛇也。騫舉頭貌。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鋸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漭水大貌、洋洋無涯貌、縱直豎、鬤髮亂、鋸牙其牙如鋸、誒強笑、言西方有神、其狀如此、能傷害人也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逴龍山名、赩赤色無草木貌、顥顥光貌、凝凝冰凍貌、盈北極、言此水凍滿北極也、

二段四方皆不可往、文自明、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兮歸徠、樂不可言

只、

招魂言壽、不忍其君之死也、歸楚總起、下分應之、

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

五穀稻稷麥豆麻也、仞伸臂一尋八尺、言積穀之多、設施、菰粱蔣實、一名雕菰、臑熟、致、致鹹酸、芳謂椒薑、內與腝同、肥也、鶬即鶬鴰、鴿似鳩而小、青白色、鵠有白鵠、黃鵠、豺似狗、人所同好、故曰嘗也、

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來、恣所擇只、

生潔為鮮、蠵大龜、酪乳漿、醢肉醬、苦以膽和漿、世所謂膽和者也、苴蓴一名蘘荷、本草云蘘似初生

甘蔗根似薑芽蒩切以爲香也白蒿春生秋乃香美可食蒿蔞葉似艾生水中脆美可食沾多汁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醎酸爚蒿蔞爲虀其味不醲不薄遞甘美也以上諸味有不盡好者故曰擇也

炙鴰烝鳧煔鶉陳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來麗以先只

炙燔肉鴰[illegible]鶬煔爚鶉鴽鰿小魚臛肉羹遽急爽清快也老子道德經五味令人口爽則遽爽者爽快之味也歷類也此味之美者故曰先以食味自恣招之也

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凍欲不歠役只吳醴白蘖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

酎二重釀酒秦月令云春釀之孟夏始成漢亦以春釀八月乃成此云四酎則是四重釀矣并俱盥

不滑嗌咽喉、言不澀人之咽喉也、馨香之遠聞者
寀猶爽也、酒力醇厚、不宜熱飲、不歡役謂不以飲
賤役之人、再宿爲醴、蘖米麴、漉清酒也、言使吳人
釀醴、和白麴以作楚瀝也、不遽惕無憂懼也、以飲
之自恣
招之也、

三段、以飲食招之也、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
趙簫倡只、魂乎歸來、定空桑只、

代秦鄭衛、當世之樂、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楚因
之作勞商、皆古曲名、徒歌曰謳、揚阿即陽阿、趙簫
趙國之簫、以趙簫奏揚阿爲先倡、而謳以和之
也、空桑琴瑟名、見周禮、琴瑟古樂、故曰定也、

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

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武賦二句叶下三句叶

接連、武迹、投合也、詩賦雅樂、關雎鹿鳴之類、叩擊也、金曰鍾、石曰磬、亂理也、四上國、代秦鄭衛、爭致其氣極聲音之之變譔具也、

四段以音樂之美可以自恣招之也、

朱唇皓齒、嫭以姱胡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

嫭姱好貌、比同也、衆女同德、美好閒暇、習於禮節、容態都雅、豐肌和調、可舒展其心也、

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

姱聘、曼長而輕
細、則法、釋幼也、

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
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

修長、滂浩廣大、佳善、曾重、倚辟、規圓也、言面豐滿
頰肉若重、兩耳部辟、曲眉正圓、綽約若鮮卑、猶
言美若胡姬也、魏書曰鮮卑東胡別保鮮
卑山、因號焉、移去也、言可以忘去怨思也、

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
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

易中和心、皆敏慧之意、芳
澤芳香之膏澤、昔夜也、

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

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

青色謂眉也、嫿美白貌、輔頰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嫣笑貌、便娟好貌、便猶安也、比德好間、易中和心、美人而有德性者、言外與鄭袖之專寵嫉妬、以敗國事者、不同也、美人多至五節、其意可見、

五段、以美人之自恣招之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櫩、宜擾畜獸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

沙丹沙、壇猶堂、觀猶樓、霤屋宇、曲屋周閣、步櫩長砌也、上林賦作步櫩、李善云、長廊也、擾畜馴養禽獸、步遊行遊也、

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

恣志慮只

假大也所乘之車以玉飾轂以金錯衡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鬱叢生貌彌竟也

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

鵾鵾雞鴻鴻鶴晨長旦鳴也書曰牝雞無晨鶖鶬鶬鶖曼曼衍也鷫鷞長頸綠身似雁鸞鳳凰之佐故可畜鳳神物有道則見故曰翔也

六段以離宮園囿可以自恣招之也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怡懌貌、室家謂宗、
族盈庭滿朝廷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
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
接徑通路也、出若雲、人民衆多、其出如雲也、三圭
謂公侯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故曰三
圭、重侯、侯子男也、聽類神者、聽察精審、如神明也、篤
厚、天早死、隱幽蔽也、孤幼而無父者、寡老而無夫
者、察天隱者而厚之、則孤寡皆得其
所矣、昆後也、正其始以及後人也、
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
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
田野、邑居也、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畛田上道、
阜盛、昌熾、冒覆、章明、威武也、言先以威武嚴民、後

以文德粗之、死善美而又光明也、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

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尚賢士只、

德譽配天、言楚王修德於內、榮譽外發、功德配天又能理萬民之冤結也、幽陵幽州、交阯南夷、其人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指則相交、羊腸山名、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言魂急歸來楚方、尚進賢士也、

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

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爲只、

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羣吏致事奏法令郡國上計也、舉傑壓陛、遷登俊傑、使在高位、以

壓階陛也誅責而退之也議罷駑也衆所議誚疲
軟不勝任之人也直贏謂理直而才有餘者近大
禹之指麾也國家為言
如此則國家可為也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
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
魂乎歸來尚三王只

雄雄赫赫威勢盛也天德配天之德明光明也穆
穆和美貌畢極盡至也諸侯立次三公其班既幾
乃使九卿立其下也昭質謂射侯所畫之地如言
白質赤質之類大侯謂所射之布如言虎侯豹侯
之類上手延登曰揖墜手退避為讓致語以讓為
辭古者大射燕射鄉射之禮將射者皆執弓挾矢
以相揖又相辭讓而後升射言欲其來歸而察幽
隱存孤寡治田邑阜人民禁苛暴流德澤舉賢能

退罷劣、公侯九卿、共行射讓、而尚三王之道也、

七段皆帝王之政以此招懷王、其心之悲痛爲何如也、

此篇招懷王之魂、歸楚國、行仁政、朝諸侯、有天下、德美備於宮闈、鳳凰翔於園囿、化楚國之家、爲三王之世、有何爲之資、竟客死於秦而不還也、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聽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悟、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

作九章賦以諷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敘

王逸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羣、（羣、一作王、）定經術、刪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宗、一作咸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

思憤獨倚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慮、一云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

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扶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佯同、詐也）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婉娩、一作婉娩、一作偭俛）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

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强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為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

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敶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一多、作頌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一有孔丘宗終没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

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一作世、一作歲、名
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敘

洪興祖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
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
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
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
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
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

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同正）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詞賦宗後

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

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

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强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吊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邱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鄰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

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心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淈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

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

騷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

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

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

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巳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

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煙一作雲）